

宋江論

石江著

上海文哨出版社叢書之一

假使真有上帝

『假使真有上帝我要給他兩記耳光』，這是我的小江平的傑作中的名句，因為這兩句話，他得了意外的艷遇，事由是一個女教員胡美子，死了她的丈夫。而見到小江平說這兩句話，頗有同感，她也覺得上帝瞎了眼睛，活活的把她心愛而有為的丈夫死去了。

胡美子的丈夫是一個國民黨有為而極忠實的青年，為黨出死入生幹很多驚天動地的工作，因而得了黨的許可特派往英國留學研究政治期得深造，學成之後，回國來再為黨國效勞，不幸在一切準備完善出國前的第三天，溘然長逝了。

她就抱怨上帝無眼睛，好人為什麼不得天年？因而傷心成了瘋狂，所以對小江平的這兩句話，發生同感，後來竟與小江平表演了次『董二嫂』的故事。

在他們愛的熱度正酣的時候，我在南京碰見了，由小江平的介紹得以認識這位胡美子小姐，談及他們結合的經過是這樣的，我當時曾打趣的說：『這才是文字姻緣』，大家同聲一笑。

昨天偶然想起了這麼一回事，不禁又想開了，覺得世上的多少事情，都可以歸在『老天無眼』的身上。最足以代表的一個人便是屈原，我們讀完一部離騷，都可以用小江平的這兩句名言包括，假使在離騷上要我再為題跋的話，我一定寫道：

『假使真有上帝，我一定給他兩記耳光。』

在屈原生時著完『離騷』以後，若是那時有了小江平的這兩句話入目。也許會焚燒『離騷』的草稿，就用這兩句話作爲『離騷』的內容，假使屈原是一個女人，也許會如胡美子一樣去私奔小江平，因爲他的滿腹離騷，萬語千言，就是小江平說的這兩句話，假使小江平生在那時而讀了屈原的全部離騷，也一定會用這兩句話作爲批評。

我對於這兩句話，實在佩服。在今日『黃鍾毀喪，瓦釜雷鳴』的社會，佛曰『不可說，不可說』的社會，我也只有默誦：『假使真有上帝的話，我要給他兩紀耳光！』

上帝啊！你爲何要造出人類在善德之外有惡德，在忠實之外有虛偽，在恩愛之外有仇讐，並且使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』呢！雖然公理會得到最後勝利，但是擁護公理的人總要先爲犧牲，多爲犧牲，給惡魔們摧殘蹂躪。

上帝啊！你既是公正無私，那麼也給善人們一點兒保障，給惡人們一點兒懲罰，因爲善惡在你的面前，都是不能掩飾的，我這樣相信，我永遠這樣相信。

x

x

x

x

有人說：『撰成文章期同感，博得浮名亦自榮』。照小江平的這兩句話，在使人發生同感之外，不但博到了『名』，並且還獲得了『實』美人，我真羨慕，我更佩服。

自 供 (序)

我們的鄉中，有一位韓四老爺。

他是在鄉中很有地位的人物，大家稱爲「紳士的紳士」。當我和兩個同學要到鄰縣進高等學堂的時候，在本鄉中也算是一件小小新聞。這新聞傳入了韓四老爺的耳中，他睡在烟燈旁邊向人批評我們道：

「這些小孩子，也想能够讀書出頭麼！」

後來我聽到了這個輕侮的批評，便立志要讀書出頭了。如今已滿四十歲，還沒有「出頭」。孔子曰：「四十五十，而無聞焉，斯亦不足畏矣已！」從今以後，自然更沒有出頭的機會。便想到韓四老爺的批評，不是輕侮，乃有「先見之明」。捫心自問，慚愧到了萬分。假使韓四老爺尚在人間，而又與我見面，他一定要哈哈大笑。我呢，一定把我的自供給他看一看是怎麼的才不會「出頭」，這是我寫「自供」的動機之一。

×

×

×

我的同學中，有一個高凱清。廿五年在南京聚首，因爲他是三一八壯士之一，自然是顯貴了。一天我倆閑遊掃葉樓，品茗談心，臨別時，他正經的向我說：「石兄！您流浪已多年了，應該尋一個安身立命之所，在我看來，您是不顧百年大計的。」

當時我沒有話答覆他，僅報以苦笑，至今這「苦笑」的情態，還能記憶，也如在目前。常想：「這個世界上，那兒是我安身立命之所？我又如何尋得着安身立命之所！流浪！流浪！流浪！至終還是流浪。我的身命，怕永遠不可安立的。」

誠然！我敗了大半祖業，又沒有積蓄，東飄西泊二十多年了，何嘗安定過一月半載呢？我知道凱

清是對我的行爲，深表不滿的，假使他能有機會看了我的自供，便明瞭怎麼尋不着「安身立命之所」，這是我要寫「自供」的動機之二。

×

×

×

還有一個我最敬畏而又引爲知己的同學高吉偉。他曾在人前批評過我說：「離石頗有別才，九流三教，無不精通，將來會成一個有名的作家。」

後來我聽到這個「批評」，只承認「別才」二字，但不是他的「別才」解釋，乃是「別客氣」之別，即無的意思，直言之便是無才，所以我引他爲最知己了。

他的這個批評，是我們出了學校，走入社會以後的話，現在他已成了古人。每一想起他，使我非常傷感，我倆生前交往，就會再現在眼前來：

吉偉是我的小同鄉，但是在重慶中學同學時才知道的。他是由聯合中學轉入本校四年級，高我一級。當時校風，高級生氣餒甚高，低級生是難得高攀的。而我却爲了要「讀書出頭」的關係，就非常活動，所以高級生也有些下交於我的，吉偉便是其中的一個，或者因爲是小同鄉的關係多一點吧！

在校中他很貴族化，穿的吃的都比別人好，我爲怕涉及「攀高」的嫌疑，平時也不大親近，只是他在拉手風琴的時候，我一定要去聽的，他一定要喚我去聽，這樣我算是一個「知音」。然而我却不會拉手風琴，他屢次教我練習，我因一架手風琴在那時我是買不起，學會了，也沒有用，倒不如聽的便宜，似乎在花晨月夕他高興拉時，我總高興聽的。

他不但會弄音樂，也會做詩詞。至今還記得他做的二首「圮橋弔古」：

「英雄事業俯若曹，一擊當年胆氣豪，秦皇已盡收鋒鏑，四海何人敢用刀。」

英雄能伸貴能屈，前此非榮後非辱，想見當年進履時，殷勤能使老人服。」

那時校中的國文教員，是一位舉人，對於吉偉的文章，很是讚許，說他將來「定有大發」，於是常常在揭示牌上，有吉偉第一名的課卷張貼，都是濃圈重點，加以好批，這或許也是我那時「高攀」他的原因。

他是插班生，半年後畢業去了。我回到家鄉才打聽得他的家世，他很可憐，乃是一個寡婦的兒子，更知道他還有一個寡姊——月美，在女子師範畢業後就在校內幼稚園當教師。記得是重慶開同鄉會吧！我認識了他的姊姊，並說及吉偉是我的同學，於是彼此往來，吉偉自中學校分別後就沒有通消息的。我同月美還相熟得多，後來我與鏡梅結婚，她帶着她的唯一的孤兒來賀喜，此後儼然成了我的姊姊，往來更密切了。

經過四五年，我半工半讀的大學畢業了，又轉回重慶，主辦了愛國日報。在社會上也有一點兒地位，恰逢吉偉由北京大學畢業回來，不知怎的，在北大學生很有勢力的當時，他却連噸飯地都尋不着，反由月美姊的介紹，來會我這個不如他的老同學，並要求代謀工作。

我也就自告奮勇的四處設法，經過若干時間，都沒有相當的機會。後來我便請他担任我報的總主筆，薪水與我相等，這相等是我對他的優待，因為照例主筆是要少我的薪水五十元，我就把我多的五十元給他，所以我們相等了。這優待辦法，當時我沒有告訴他，後來是月美姊告訴他的，他知道了便說：「石哥是！很够朋友。」

在我們同事不久，他要討姨太太了，這位姨太太是他與他同姓而不宗，是月美姊的學生名叫麗華。當時重慶有「三華」之諺，即吳少華，高麗華，潘文華。前二者是女學生，後一人却是聲勢赫赫帶

兵的師長。據說他她們都是交際明星，爲什麼麗華情願給吉偉做姨太太商呢，我至今還不明白，大概是月美姊的力量吧！

他們結婚的時候，麗華無家「上轎」，川俗有「寧肯借屋停喪，不肯借屋成雙」的迷信，所以尋不着地方。月美姊來商量我，要借我家做麗華的「後家」，我因彼此很有交誼，也不大怕「犯煞」，便承認了。麗華於是就在我家「上轎」。記得在行結婚禮時吉偉還帶笑的唱一句戲詞：「可憐我年半百作新郎，」其實他只有卅二歲。

以後，把我的兒子心告寄拜於麗華，彼此成了「乾親家」。吉偉與我的交誼更見深厚了，幾乎朝夕相見。我最歡喜讀他寫的社論，他也歡喜讀我的雜文。女眷們也非常親熱的時相往還，在我們的友情上，算是極濃厚的階段。

日子久了，他因我而與我的上司劉師長相熟了，就漸漸與我生疎。但我並不在意，因爲劉師長的支援，他的北大同學們也就漸漸與他接近起來，走入「北大」的陣營，對我就更漸漸的冷落，但我仍不在意，我是素來有獨行者的怪癖，然而月美姊却與我始終如一維持着密切的友誼，我內心中已把她視若同胞的姊姊，爲此她也勸她吉偉不要對我冷落，且說：「朋友間，務要始終合作，禍福與共。」可惜吉偉並不接受月美姊的意見，我們便在形式上也日益隔膜起來了。

九一八事件發生，愛國日報停刊，吉偉與我，正式分手，彼此就未嘗見面。記得有一次我窮得典質無物的時候，他已任了政治委員兼什麼處長，自然很有勢力和金錢，我便寫了一封信向他借貸以圖救急。回信則云：「日來手頭拮据，愛莫能助。」自此以後就完全斷絕關係了。

只是從朋友中得來的消息，他已將雅片抽上癮了。我想在四川做了公務人員，抽雅片並不算是惡

德，但於他的健康却有關係。我幾次想給信勸他戒烟，後來却沒有寫成，我出川又東浪西流的過了幾年，仍然回到重慶，這一回却不如從前了。恰像吉偉第一次回四川一樣，連噉飯地也尋不着，其間却有一段「浪漫夢」（不是史）做着，日子倒還容易混，而且還不想離開重慶。可是有一位退職回鄉的易師長在貴州招兵買馬企圖大幹一番，來信約我去合夥，我在走投無路的時候，便決心拋下妻兒去了。

出發的前幾天，恰逢吉偉由成都來，他知道我是到貴州去投易師長，會着我，說了些別後的情況，彷彿也不甚如意，也是要到貴州走投易師長。他與易師長過去有關係，並且這次成軍，他是一位「開國元勳」，自然去了地位一定比我高，可是他因批評我「頗有別才」，也就在說話間露了一點兒不願我去的意思，這當然是我「頗有別才」使他害怕，但又不能阻止我，且約我定期同行，那知在期前兩日他就動身去了。我明白他的心意所在，便想中止此行，然因走投無路，且已答應了易師長，怎能寡言呢，結果還是去了。

到貴州易部後，我倆又成了同事，他任政訓處長，我任秘書長，兼黔北新聞社社長。不上半月，他就任了當地的縣長，這時我們的感情是也不好也不壞，因為大家年齡多一點，都現出有些暮氣了。同時還有辭對的同事，那末我們天然在一個陣線之中，大有「閭牆禦侮」之概。他做了七天縣長，我們就打了敗仗，退出了縣城，他見情況不佳，討了一個代表名義，到成都去了。我因任了該師的秘書長之職，而隨着軍隊「拖灘」。臨行時他對我說。石哥！本軍前途有望無望，都在你今後幫助老師（易）出力不出力，希望你要留心政敵們包圍了老師，免受他們的排擠，我們將來在貴陽見面吧！」

這樣過了半年，我們的軍隊又有地盤，他又來了，此時我已做了縣長，這自然是他不大高興的事。可是沒有辦法，因為我若不做，還有別人——所以他對我的態度還好，每天到我的衙門來，打牌，

喝酒，抽雅片，我才證實他的確有烟癮了。我也曾當面勸他戒烟，他便說：「精神不濟非抽不可，若要戒，絕對會死人。」我就不能再勸，且給他多抽，我不是怕他死，我是怕他罵我「小氣」。

大概我們的運氣都不好吧！不久本軍又打收仗，我就在無兵守城之下棄城走了。逃到湖南的鳳皇，全師人馬也退入湘境，但我却被政敵誣陷以棄城之罪，扣留於總司令部的禁閉室。當時吉偉雖不能阻止上峯扣留，然而却做了一個營救我的有力者。在禁閉室中，我很明白他是爲了我們過去同學，不同事的友誼。徹底在生死關頭，發出了同情的良心，我至今還是很感激他的。

出獄之後，我到了車師長——我的叔岳那兒任秘書長。吉偉又與我相好如初，時常一同玩耍，鳳皇山明水秀是極其幽美的地方，正合詩人的環境，他這時候常常作詩給我看。我却沒有寫什麼雜文給他瞧，不過我寄了一篇「逼起上龍背」的雜文到重慶新蜀報，被他看見了，拿了該報來訪我，彼此發了很多牢騷，都認爲這種事業並不是我們的出路。他結果說：「我希望石哥不要再求政治上的出路，依然去做文化工作，將來是會有出路的。」

我直率的答道：我不是文人，我又不能寫文章，我只想靠賣文字過活。」

這算是我們平生最末的一次談話，後來我就到貴陽開全黔善後會議去了，由貴陽到南京，果然應了吉偉的話，仍是過着記者的筆耕的生活，每每想念他，然而無從知道他的行蹤。廿五年十月十日，才由一個同鄉朋友處知道他已死了半年，遺下三子與愛妾，非常貧困，當時落下幾滴眼淚，不知是傷痛他，還是傷痛我。回家寫了一篇紀念吉偉的文章，却遭了那位我的後輩總編輯扣留。我便向社長——也是吉偉的同學，提出抗議，終於在顯著的地位上刊出來了。

刊出之後，我又後悔，紀念朋友，做追悼文字之類，於死者並無益處，何必要開罪總編輯呢！雖

然這總編輯是我的後輩，他總是現在我的總編輯，於是想寄點錢給他的姨太太麗華，作為贖儀，因為打聽不着她的地址，也就作罷。

他死之後，我再沒有知己了，特別詳細把我們的交往記入這自供之中，藉作紀念，這是我寫「自供」的動機之三。

X

X

X

昨夜還做了一個夢：

「似乎在現役的機關中，被我介紹的人排斥而離職，滿腹牢騷，找不到一個可以哭訴的地方，忽然走到余母（這個余母是我智識的賜予者，後當詳述）家中拜年，當我下跪時，她也跪下來扶我，我們握手了。她說：『石！這許多年不見你了，你痴愛而未成功的金妹，因寡而死了五年，東面的紫微山上就是她的坟墓，你該去看看她。聽說他臨終時還說道：『我死後給個信與石，叫他努力，且有遠大光明的前程，若有來生，我們必定相會的，我辜負了他一段癡情。』」

我於是辭別余母到紫微山上去尋找金妹的坟墓，走到半山上的一个涼亭中，正碰着金妹的兩個弟弟在那兒野宴，彷彿還是童年時代，我們就共飲共食，任情談笑起來，忘却了我要去找尋金妹坟墓的事。

大弟弟平仁說：「你近年在幹什麼工作？」我未及答覆。

二弟弟農田便說：「還是在做縣長——他人的鷹犬麼？」我慚愧得紅了臉，又動了心，仍是無話可回。

以後醒了！想這個夢真也奇怪，這一些故人如余母，金妹，平仁，農田……已是十五六年不見面

了，怎末會入我夢中呢？百思不得一解，這余母和金妹，乃是我流浪的根源。十六年前的往事，
 如在目前，到天明都不能合眼，心中有無窮感慨，這是我要寫自供的動機之四。

以上的四個動機，前三個是早有了而常想到的，何以至今還未寫出「自供」來呢？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因，就是我这「自供」寫出來，似乎不能給別人看，既不是偉人名人的自傳，又沒有文學上的價值，或者相反的還會給讀者一種不良的印象，更怕的是給我的子孫看了，明白「我們的祖宗，原是這樣一個荒唐的浪人」，深悔他們投胎到這樣的家中。是以每一動筆，輒又打消了濡墨的念頭。

我也讀過「盧騷懺悔錄」式的自供，不管真假，但他到底是哲學家，文學家，思想家，一代的名人，所以寫出來被人們認為很有價值。如我的「自供」，則是平凡人的荒唐罪惡史，在今日的社會中，滿目皆是，當然不需乎筆之成書，給人們污了眼目，若是給朋友們看了，有對他們說「老實話」的地方，或者會引起意外的不幸。自然第一要說我造謠，第二要說我荒謬，第三要說這是「無聊的東西」我還要活下去，我還要交朋友，這些也就是我不能早寫「自供」的一種理由。

不過在今日而回憶昨夜的夢境，想起了余母金妹們的往事，這一個寫自供的動機，比較那早有的三個動機更為有力，我想我的荒唐與流浪，都是基於女人。多少有作為的男人，是由女人激發出來的，也有多少有作為的男人，是由女人毀滅下去的。我自問也該有一點作為，然而至今竟沒有者，就是由女人造成的，那末，何不把這自供寫了出來給如我一樣的男人們作個前車呢！

只此一點兒理由，我大膽的開始握筆濡墨寫這「自供」，我顧不得朋友的斥責，世人的鄙棄，以及子孫的埋怨了。

以上算是序言。一九四二年五月七日

屈原的失敗

不錯，屈原在楚國，的確算是傑出的人材。「博聞彊志，明於治亂，嫺於辭令，入則與王圖議國事，以出號令，出則接遇賓客，應對諸侯，」那時候楚國的外交內政，他都有極重要的地位。他的這個地位自然比一切都高一點，左徒這一個官銜，在有些人眼中看來，真是了不得的顯位。

在「官高必危」的原則下，屈原該走上失敗的路了，何況他是一個很能幹的人，於是同僚們就不免有「心害其能」而又欲「爭寵」的了。那位上官大夫與屈原是同列，更為嫉妬他，一次想搶他的起草原稿來看，屈原不與，因為那是代表懷王而寫的東西，在公佈以前，應當保守秘密，所以不肯給他看，就得罪了上官，便被上官在懷王面前進了讒言：

「王叫屈原起什麼命令的稿，我們衆人都知道，每每一個政令發出，原就要自己驕傲的表功，向六家說，這種文章，非我屈原不能做出來的。」

懷王是個好面子的人，愛標榜是「御筆」，現在西洋鏡被人拆穿了，當然大怒。就於屈原疎遠起來。不過經了一度澈底的調查，屈原並沒有說這樣「表功」的話，而且依然是忠於國王的好大夫，反轉來就叫了上官去面當指責一頓，屈原的位置仍是安穩無恙。

上官因為誣告而失敗，便想法再要誣害屈原，他便要收買同志來組織一個「反屈黨」，決心要把屈原的位置推倒，黨中的幹部有子蘭，靳尚，公孫無為，蘼伯奢，公推上官為領袖，他們舉行第一次

大會，討論的問題

「倒屈計劃的

主席上官發表意見說：「我們這國中，自從屈原用事以後，因為他的能力比我同人都大些，便得到國君的重任，於是他的架子大起來了，目空一切，把我們看不在眼上。他常說：在國中的大小官員們，都是飯桶，有些人簡直沒有做官的資格，即使有些有做官的資格，又沒有做官的能力，照他這種論調，將來一定在人事上有更動的，我上官固然不怕他，因為比他還入朝得早，總是老資格。其餘的同僚們，只要不是他的朋友，那就危險，所以組織「反屈黨」便是要保全大多數人的位置，希望各位發表高論，綜合起來以便進行，早日把屈原打倒了，大家都拔去了眼中釘。」

子蘭說：「上官大夫的話，說得真不錯，我也最恨那屈原的驕傲態度，他以為自己的文章了不得，常常向他的朋友講，在朝中的文官們，連高中的畢業生都沒有，全是狗屁，只有他才是正經的留學生博士，並且是南北第一的大詩翁，這話我聽了就生怒，難道我子蘭不是長沙中學出身麼？難道我不是行政公務人員？何況我還是國王的兒子，這老屈連我都不放在心上，只認得我的父親，你們要反對他，我非常贊成，須要我幹什麼，我都願幹，只要是打倒屈原」。

蘧伯奢說：「屈原最大的壞處，是使酒罵座，我幾次與他同席，都挨了他痛罵。他說我二十個字的短文都寫不通，而且還有白字，當場做了一首詩嘲弄我，勸我把自己的文章送進「文章病院」去治療，這樣的罵人，並不是我一個人受過，別的同僚們也有挨着的。他喝了酒後又好色，上一次的公譴，在集賢館中，恰巧老黃——使齊大夫的太太同座，屈原自以為風流才子跑去向黃太太說：你不是出身於玲玲歌舞社麼，我叫你侑酒四五次，現在你到這兒侑酒，是誰找你來的？我要你陪我喝三杯，這

一來使黃太太哭出來了。像這樣的消色之徒，在國王面前受了重任，還做得出什麼好事來呢？我也主張打倒他。」

公孫無爲說：「今天我們的論題是：計劃與實際行動，不是宣佈屈原的罪狀，還得注重行動的計劃。依我看來，我們要仰仗兩個人，第一位是子蘭先生，他是國君的愛子，其次就是鄭袖女士，她是國君的愛人，有了國君的愛人與愛子說話，總抵抗得住屈原了，但是找什麼說話的材料，那就要大家討論。」

「國君對他是非常信任，普通的小事，不會發生效力，就如上次上官大夫的計劃，雖然一時成功，不久也告失敗，現在我們要想一個極其妥當的辦法，須得一擊而中，能够置之死地更好，免得他反擊過來，我們是吃不消的，你們還不知道，他在入國之前，在齊國燕國趙國都作過很多的事，而且還帶過兵參加幾次大戰。所以他的性質很剛愎，真所謂「文人而武性」者。這次懷王的邀他出山，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，看見楚國如此式微，想來憑他能力改造一番而致富強，不幸看見我們這些人，他認為皆是庸才不足爲伍，所以跋扈起來。現在要尋出他的最弱點來，到國君面前進說，才可以打倒他的，依照普遍的攻擊方法，有三個步驟：

「第一使他被絀，第二使他被疎，第三使他被嫉，這樣連送掉他的命也辦得到，何況下台呢！」衆人聽了公孫無爲的話，大大拍手，表示十分擁護，公推無爲起草屈原下台絀，疎，嫉的三大辦法，限三日交稿，再開常務會議審核執行。

最後，上官提議：「屈原入朝時，荐了兩個人來，就是宋玉，唐勒，他們對於屈原，都是不忠實的。有一天宋玉在我面前表示願倒戈就我，這樣的情形，正是屈原下台的時機到了。我們是否可以歡

迎他們來參加我們這個秘密組織吧？」

子蘭起身說：「凡是同志，我們都歡迎，不過景差那小子，有一天到我父親的臥室中說了不少屈原的壞話，並指出屈原有神經病不可寄以重任，恐誤國事。又彷彿聽他也在說上官大夫的不是，看樣子他的野心並不小，或者還想在屈原去後他當左徒呢，這一層須要防範！」

上官笑道：「現在我們的口號是『倒屈第一』，凡願倒屈的人，都當拉攏，以後的事，暫且不管。」

大家再無話說，就宣告散會了。

屈原自從上官進詭而見疎於懷王之後，他就隨處留心，想到楚國的安危，拚命的苦幹，在工作上發現了很多成績，只是把同僚們，大多數，真是看不上眼。

每到辦公時間，只聽大家在打聽今天，「楚銀票」升水好多？晚上到那一家妓院打牌？你的這件新袍子幾多錢？一類的混話。對於公事，只有敷衍，國王來的時候，大家都卑伏承歡，走了以後，又笑謔得覆地翻天了，並且那上官的樣子更顯得威風，似乎對於打倒屈原，已操了勝利的左券。他把這樣印象綜合起來，推測他們是有了計劃，有了組織在反對他了。

一夜，他靜坐私寓的月台上，望着天空的明月，把他身處環境加以思索：這樣一些無恥小人在國中尸位，楚國可望復興嗎？於是回到房中把心中牢騷，寫成了一篇賦：「吾寧悃悃欷歔，朴以忠？將送往勞來斯無窮？寧誅鋏草茅以力耕？將遊大人以成名？寧正言不諱以危身？將從俗富神以偷生？寧超然高舉以保真？將呢嚅慄慄斯嚅嚅以事婦人？寧廉潔正直以自清，將突梯滑稽如脂如葦以繫楫？寧與黃鵠比翼？將與雞鶩爭食？世溷濁而不清，蟬翼為重，千鈞為輕，黃鐘毀棄，瓦釜雷鳴，詭

人高張，賢士無名，吁嗟嚟！誰知吾之廉真？……」

賦成之後覺得身子倦了，合衣而臥，便入了夢中，彷彿懷王到了他的房內，看見了他方才作好了那篇賦文，連連點頭，表示悔悟，掉頭向屈原說：「屈先生：我知道你是一位愛國的忠臣，也是很有能幹的人才，只是你恃才傲物，所以他們都不歡喜你，在我面前講了不少的壞話，照他們說來都是有憑有據，所以我也爲了衆人的公意對你表示過不滿，後來下細考察，原來你才是一個楚國的柱石，讀了你桌上的文章，這些牢騷話，真是信而見疑，忠而被謗，能無怨乎？我悔悟了，我明白了。」

「你要知道我對你的心，可以質諸天日，是沒有絲毫偏邪的，因爲我也是爲了楚國，使楚國富強，自然希望有能力的人才，在國中苦幹，使國威發揚光大，子子孫孫都成強國之君，大大小小，皆爲強國之民。那些佞臣奸人，我與你一樣的痛恨，他們卑鄙污濁的行爲，我也是看不起的。是的，他們都想打倒你，在你去國之後，他們便可出頭，我却不曾受他們的包圍，但我也不能完全拒絕他們的建議，以致惹起大的政變，他們小人比君子要多些。有集團的，只是我向你表明我的心意，屈先生！大胆做去吧！楚國是需要屈原的，我斷不能一個熱心愛護楚國的人離開楚國」。

屈原聽了懷王這一席開誠佈公的話，憂鬱蒼白的面龐，煥發了非常的光彩，很高興的問道：「大王能够這樣聖明聰哲，我是萬死不辭的，不過我個人的去留不成問題，國家的存亡乃是最大的問題，領袖的責任是用人才，不可用人惟奴才，才與奴才根本不能並立，奴才是愛做假的更愛炫才，有才者非其時非其事則不顯其才。上官，靳尚之輩，身入宮庭，當然是有其來處，可是他們只爲了陞官發財，却不爲了輔佐國王，富強國家，他們向王所說的話，都是拍馬屁吹牛屁，那一個能够真是有「好貨色」呢。大王也看過他們的工作，是否可爲名臣，是否可稱能手，不但工作不像樣子，連他們的一

副嘴臉，也是讒諂阿諛，承歡色笑，大王就欲妻妾其母女姊妹，他們也是求之不得的。

「前次大王壽誕，勒尙請大王喝汾酒，吃敦化子雞，那裏面放得他的妹妹的三兩鮮血，不是在他「獻壽血」一文中記得非常得意麼？又上官把他的太太送入宮內三夜，大王想來也曾嘗過了晉國女兒的滋味吧！公孫無爲獻呈的那個古鼎，在敬獻之前還請鄭袖吃了三次飯，要求在大王面前爲他先容，他還要做齊國特派員，遽伯奢最歡喜加俸祿，他宣佈官位不必升俸祿不可不厚，宋玉，唐勒們本來受了我的教誨稱徒五年，現在也爲了自己位置，現出小人的本來面目，在大王前都說我的不是了。並且聽說他們同時還要求寄拜子蘭，以期親近王族，這更是無恥之尤了。」

「大王大王！這樣的一批奴才在國中，在王前，若要楚國富強，那簡直是在做夢！」

「啊！我明白了！」懷王說得很大聲，就警醒了屈原。

「這簡直是在做夢。」他不禁脫口說出了這句夢中的話，以後他再也睡不熟，胡思亂想的到了天明，他再把昨夜那篇賦稿讀了一遍，知道在楚國實在不能再待下去了，便想挾己材再游諸侯。無論那國，都不愁尋不着一個相當位置的。他又想：這樣的自己下台，豈不是正中奸人的狡計麼？在離開楚國之前，應當與懷王開一次談判，把來去說得個彼此了解。

果然他謁見懷王了，把近日國內同僚們的情形仔細分析給懷王聽，正在他在夢中告訴懷王的話一樣，不過說得委婉些，含糊些。他知懷王也是一代明君，對於賢不肖，忠與姦，是分得清楚，只是不在口頭上宣佈罷了。他提出他近日在工作上已感覺得是無聊，在職位上，已感覺得是贅疣，是應當辭職的這些話講完了。

懷王大笑道：「屈先生！你也太意氣用事了，我並不是對你不滿，楚國是需要屈原的，一切飛短